

风物咏

情系那棵老楸树

孙光

一

未见那棵老楸树之前，我总以为自己是个寡情淡定之人，对任何事情皆能淡然自持，从未有过难以自抑的情愫。没想到，与它邂逅的第一眼，便令我怦然心动、一见倾心——它是我数十载人生旅途中，见过的最惊艳动人的树。

我与老楸树的相遇，实属偶然，却又添了几分神奇。去年五月，浅夏的风携着暖意，吹落了春日繁花，就连居住小区里的娇艳樱花，也纷纷飘落树下，透着“满院落花春寂寂”的清宁与落寞。那日，喜欢赏花的我，想着梧桐花或许还开着，便来到住处不远的秦山脚下。远远地，一缕沁人肺腑的甜香悠然漫来；秦山屯旧村口的两棵老梧桐树下，虽已落花

二

我不便多扰，便沿蜿蜒小路来到老楸树下。

老树下散落着几间破旧的平房，平房前的院子里，栽种着两株杏树，嫩绿的枝叶间，探出一颗颗青莹莹的幼果。院子没有围墙，屋内也空无一人——秦山屯旧村的村民早已搬到山下新建的居民小区了，整片旧村静卧在残垣断壁之间，显得空灵而寂寥。我拾起老楸树落下的一朵花细细端详，它的花形酷似梧桐花，只是更小些；花色乳白为底，内有黄色条纹及暗紫色斑点，萦绕着淡淡的清香。我上前抚摸着树身，指尖触到它粗粝坚硬的表皮，仿佛摩挲着一本厚重的岁月之书，心里满是敬畏与怜爱。

过去，我对楸树并不陌生，只是未曾亲见其风姿。楸树是中国珍贵的用材树种之一，用楸木打制

三

冥冥之中，我与楸树的缘分，并未止步于秦山。今年四月中旬，我去古城青州游历，在有着五百年岁月的井塘古村遗址，我领略了当地百姓的生活习俗和文化遗产，更惊喜地发现，山谷中、村落里，处处可见亭亭而立的楸树。与胶东的楸树不同，彼时正值青州楸树盛花期，或许是因水土气候使然，这里的楸树花看着洁白如雪、清雅脱俗。林木幽深之间，为争取一缕阳光，枝桠皆挺拔向上，棵棵楸树都显得高大利落、风骨凛然。我不由感叹楸树生命的顽强与适应能力，想起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老话，人如此，树亦然。

在青州，当我踏进范公亭三贤祠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古韵悠然的唐楸和枝干苍劲的宋槐。相传，古槐树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满地，疏朗的枝桠间，仍垂挂着一串串宛如风铃般的紫色花朵，随风轻曳，幽香四溢。

我沉醉在这份清新芬芳之中，耳畔忽然传来一阵“咕咕”的鸟鸣。我的目光顺着老梧桐的粗壮树身向上探寻，只见枝桠上有两只斑鸠在婉转鸣叫。少顷，这两只斑鸠飞落在我面前的上山小路上，引得我顿觉新奇，于是缓步走近。斑鸠并不怯人，待我仅距其几步之遥时，才振翅飞起，又在不远处的山路上悄然落下，既与我保持着一定距离，又好像在为我引路。我便这样一路跟着，直到斑鸠扎进远处一棵茂密的大树，没了踪影。

我渐渐走近斑鸠藏身的那棵大树，才发现这树的卓尔不凡：它的树身，灰褐苍沉、沟壑纵横，犹

的各种家具，凭借美观的花纹和坚韧的质地，深受百姓的喜爱。前几年，我家装修新房时，就特意选用楸木做衣柜门。民间自古便有“千年柏，万年杉，不如楸树一枝桠”的俗语。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偏爱楸树，视其为“佳朋”，曾题楹联：“明月清风无尽藏，长楸古柏是佳朋。”历代文人墨客亦对楸树青睐有加，唐代诗人韩愈就曾写下楸树开花的盛况：“谁人与脱青罗帔，看吐高花万万层。”或许是楸树偏爱温润潮湿的气候，不耐寒冷，故而在胶东沿海地区并不多见。后来，我踏遍了周边的田园山野，再未寻到第二棵楸树。

这份难得的邂逅，让我对这棵独一无二的老楸树，产生了深深的牵挂与眷恋。此后的日子里，我常常独自来到树下，深情凝望、细细品读：夏日里，老楸树默默地

范仲淹亲手栽植，古楸树则植于唐朝，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我驻足唐楸之下，古老的楸树与古祠相映衬，细碎洁白的花朵，恍若穿越时空悄然而至的诗意篇章，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与家国情怀，都揉进了这枝叶花瓣之中，氤氲着千年的文脉与岁月的温润。

从青州归来，我第一时间便去秦山脚下探望老楸树，心底的眷恋愈发深沉。此时的老楸树，仿佛刚从春日酣眠中缓缓苏醒，枝头冒出一簇簇鹅黄的嫩叶，显得清雅恬淡、从容自若。我坐在树下的青石板上，看着树影斑驳，听着阵阵鸟鸣，忽然觉得，老楸树也在暗暗注视着我：那随风颤动的枝梢，是它微妙的手语吗？那窸窣柔和的叶声，是它吐露年轮日记里的心声

如镌刻着岁月的沧桑；它的树冠，遮天蔽日、繁茂丰腴，好似一顶硕大华美的冠冕。它与老梧桐一样，身姿挺拔壮硕，高达十余米。但它不像梧桐那样先开花后长叶，而是在浓密苍翠的碧叶间，缀着簇簇淡紫色的花朵。远远望去，既像一只巨型的花篮，又似一座高耸的花塔。我从未见过如此灵动秀美、生机勃勃的树。那一刻，白居易“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诗句蓦然涌上心头，心境瞬间融化，原来世间真有一见钟情般的喜欢。我见路边有一位摘香椿芽的老人，便上前问询。老人含笑答道：“这是楸树。”我接着问：“这树该有上百年了吧？”老人点点头说：“是啊，我今年八十岁了，自打记事起，树就在这儿。”

撑起一柄浓绿巨伞，为沉寂的院落洒下一片清凉；我仿佛看到，漫漫岁月中，院落的主人与孩童在树荫下纳凉休憩、嬉戏打闹的悠然时光。如今院落虽已荒芜，它依旧坚定地守候着这片故土。秋风送爽，山野果香漫溢，老楸树叶渐渐染成金黄。风过枝叶簌簌作响，像低吟着丰收的歌谣，又似娓娓诉说着秦山屯村的前世今生。寒冬腊月，风雪凛冽，老楸树抖落最后的残枝败叶，将一身的傲骨裸露在朔风之中。只见树身下部的虬枝盘曲苍劲，如舒展的臂膀向外延伸；上部的枝桠则齐刷刷向上，直指苍茫云天。望着它顶天立地的模样，不禁想到挚爱的祖国，虽历经千年的风雨沧桑、岁月磨砺，依旧根基稳固、昂扬向上。我的每一次凝望，心底都会悄然升腾起自豪与坚定的情感。

吗？在这灵魂般的交流中，我感到惭愧无比。老楸树虽饱尝孤寂，却依然扎根故土，把绿色、把鲜花、把芬芳无私地奉献给这方天地；反观我，未做多少贡献，却只顾索取，贪图享受。此刻，望着地上自己宛如跪姿的影子，我只觉得在它面前格外卑微渺小。

立夏之时，我照例来到老楸树下，心心念念的楸树花已粲然绽放。再睹满树芳华，欣喜之余，心底竟生出一缕浅浅的怅惘。老树尚能岁岁逢春、枯荣有度，而人的青春年华，却一去不复返。恰如宋代词人陈著的名句：“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但转念一想，既然韶华易逝，无法逆转，何不如老楸树一般，向阳而生、砥砺前行，坚守本心、不负时光，唯其如此，方是对人生最好的致敬。

诗歌港

夏至，听声

王守锦

忽儿夏至
鸟鸣、蝉叫
沉醉的香，浓郁的绿
扑面而来
生命力尽情绽放

蔷薇一院，簇拥着石榴花开
声音是夏季的生命
池上的荷托起多情的雨
风在黄昏，陪看云霞的绚丽

窗下听雨
有敲金凿玉之音
看残红尽落，浮絮飞散
听风过山林
一曲婉转的音乐
一种久别的重逢
我拥紧一颗豁达之心
看淡得失，安之若素

海鸥在歌唱

于大卫

海鸥在海浪的上空振翅飞翔
时而滑翔落在山崖或礁石上

海鸥无论是飞翔和滑翔
都会成群结队高亢地大合唱
山崖礁石是乐谱的高音符号
起伏奔腾的海浪为它们指挥

它们唱的歌词我能听得懂
它们描绘的海市风景我能看得清
我知道，它们为什么在歌唱
啊，海鸥爱歌唱

忙夏

奋飞

三秋不如一夏忙
收割机给麦地脱金袍
插秧机心灵手巧
为麦茬地缝绿袄
夏播抢种争分夺秒
铁牛穿梭来回奔跑
青纱帐把大地笼罩
风吹绿叶沙沙响
像在哼唱丰收歌谣